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

古代兵經
存心

下冊

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印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

古代兵經
存公

冊 下

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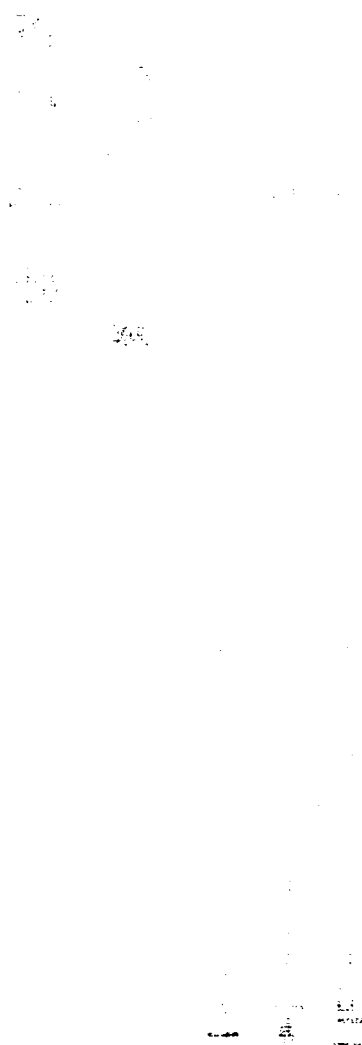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兵經

唐太宗
李衛公問對目錄

問對上 一

問對中 三九

問對下 七二



古代兵經

唐太宗

李衛公

問對

唐太宗之世。如李孝恭李道宗尉遲敬德。皆善兵者也。而英公勳。

衛公靖。尤其善者也。故唐史臣之贊。獨曰英衛善兵。是則英衛二公。其才等也。而太宗論兵法時與衛公言者。蓋勸靖之功。雖相伯仲。而善論孫吳。則勸非靖比也。觀韓擒虎與李靖言而謂可與論孫吳。則靖於孫吳。必有所得。宜太宗與之問對也。

問對上

太宗曰。高麗數侵新羅。朕遣使諭不奉詔。將討之如何。靖曰。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。謂中國無能討。故違命。臣請師三萬擒之。太宗曰。兵少地遙。以何術臨之。靖曰。臣以正兵。太宗曰。平突厥時用奇兵。今言正兵何也。靖曰。諸葛亮七擒孟獲。無他道也。正兵而已矣。

兵有可以用之一時而不可復

用者。有可以常用而不廢者。用之一時而不復用者。此奇兵也。常用而不變者。此正兵也。兵惟出於正。是雖百戰而百勝。況七擒孟獲乎。太宗欲討高麗。李靖請師三萬以討之。以兵則少。以地則遙。太宗度其必有奇也。而不知仗大義以伐人者。雖而不迷。動而不窮。雖正兵可克。何以奇爲。太宗且以肅清平突厥之事。謂靖用奇兵。而不知靖之平突厥時。亦正兵也。故靖舉諸葛亮所以擒孟獲者告太宗。昔諸葛亮之擒孟獲也。使觀於營陣之間。曰。此軍何如。獲曰。若決如此。卽定易勝耳。亮笑縱使戰。凡七擒七縱。如孟獲之言。則謹葛之言。識正兵也。雖然諸葛亮所以示孟獲者正也。而諸葛之奇。孟獲有不得而知。李靖所言。亦常行之正也。若其奇則出於臨時之宜。豈可得而預言之耶。所以獨以正兵矣。

太宗曰。晉馬隆討涼州。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。地廣則用鹿角車營。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。且戰且前。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。靖曰。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。若非正兵安能致遠。偏箱鹿角。兵之大要。一則治力。一則前拒。一

則東部伍。三者迭相爲用。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。車戰之法。三代之

良法也。三代戰國所不能廢。秦漢以來頗易古制。豈意晉之馬隆當權譎紛爭之際。而能竊取古法以爲己制。依八陣作偏箱車。偏箱者半制者也。其爲制也。視地之形而爲之。地廣則用戈戟參於車前爲鹿角勢。路狹則鹿角有所不能用。故爲木屋施於車上。此以地之廣狹而爲之制也。古人以車戰者。不惟可以禦敵。亦可以自固。故且戰且前。太宗之所以取之者。以其得古人正兵也。李靖之討突厥亦正兵也。苟非正兵。則可以應卒。而不可以常用。其何以致遠。至於馬隆偏箱鹿角之制。正兵家之大要。其用有三。一以治力。所以自守也。一以前拒。所以禦敵也。一以東部伍。所以齊衆也。古車戰法。前拒一隊。左右二隊。馬隆之制。亦三者而迭相爲用。不無得於古法也。昔而荀吳伐狄。舍車爲行。自常人觀之。幾何而不以荀吳爲戾古法哉。觀其爲用。一爲左角。一爲右角。一爲前拒。不過於車之三隊。是亦有得於古法也。知荀吳之舍車而行。猶有得於古法。則馬隆偏箱鹿角之名。雖與古異。而其爲用則一而已。李靖安得不言其爲深得於古法哉。

太宗曰。朕破宋老生。初交鋒。義師少却。朕親以鐵騎自

南原馳下橫突之。老生兵斷後大潰。遂擒之。此正兵乎奇兵乎。靖曰。陛下天縱聖武。非學而能。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。先正而後奇。先仁義而後權譎。且霍邑之戰。師以義舉者正也。建成墜馬。右軍少却者奇也。

凡兵以正合以奇勝。非正無以致敵。非奇

無以制敵。太宗之破老生也。始則以正。終之以奇。南原馳下鐵騎橫突。此太宗用奇之隆也。老生宜爲之擒。太宗非不此之知。且以謂此正邪奇邪。李靖固已深知之矣。且以天縱聖武。非學而能爲對。正以太宗爲深得奇正以用。有不待學而能者。又舉兵法以爲之證。謂自黃帝以來。先正而後奇。先仁義而後權譎。蓋兵有不可不用者。有不得不用者。不可不用者。兵道之常。不得不用者。兵道之變。正之與仁義。此兵道之常也。故在所先。奇之與權譎。此兵道之變也。故亦在所後焉。昔者湯武之興。其始非不正也。非無仁義也。而湯且有升陟之師。以出其不意。武王且有孟津之師。退而示弱。非後之奇與權譎乎。太宗之師亦湯武舉也。霍邑之戰。師以義舉。此正也。建成墜馬。右師少却。非奇而何。太宗推盡乎奇正之用。此史臣所以美之曰比迹湯武。

太宗曰。彼時少却幾敗大事。曷謂奇邪。靖曰。凡兵以前向爲正。後却爲奇。且右軍不却。則老生安致之來哉。法曰。利而誘之。亂而取之。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。不意斷後。見擒於陛下。此所謂以奇爲正也。太宗曰。霍去病暗與孫吳合。誠有是夫。當右軍之却也。高祖失色。及朕奮擊。反爲我利。孫吳暗合。卿實知言。

善合古人者以心。不善合古人者以迹。以心則達。以迹

則拘。故以心合者。必有不期合而自合者耳。淮陰之擊趙。井陘之役。背水而陣。信之意豈期合於兵法哉。蓋有不期合而自合者。及諸將之問。乃有亡地死地之說。非合以心而不以迹乎。太宗之擒老生。非期合於孫吳也。自得之耳。當右師少却之際。大事幾敗。豈以爲奇。然較之以兵法。前向爲正。後却爲奇。使右師不却。則老生必不可致。其少却者乃所以致之也。非奇乎。況法又曰。利而誘之。亂而取之。彼見吾之少却。則彼必以爲利也。而不知所以誘之者在是也。既誘之矣。必視其

亂而後取之。老生方且恃勇急進。貪於少利。不意斷後。而爲太宗所擒。此正所謂以奇爲正也。夫所謂以奇爲正者。謂雖正而奇也。此正奇正之變也。太宗一悟其意。且有暗合孫吳之說。是豈非不合以迹而合以心乎。不然霍去病不學孫吳。何以亦能與孫吳暗合。李衛公豈不爲知言。

太宗曰。凡兵却皆謂之奇乎。靖曰。不然。夫兵却廣參差而不齊。鼓大小而不應。令有異而不一。此真敗却也。非奇也。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。紛紛紜紜。雖退走非敗也。

必有奇也。法曰。佯北勿追。又曰。能而示之不能。皆奇之謂也。

膠柱不可以調瑟。刻舟不可以求劍。拘於法者。又豈足與論哉。昔王氏善論易者也。謂不苟在健。何必乾乃爲馬。交苟合順。何必坤乃爲牛。善明兵法者若是。法有佯却之奇。有真却之敗。不可概而論也。李牧佯北以克匈奴。韓信佯北以克龍且。此奇也。然亦有奇者。有非奇者。不可不審也。兵却而旌旗不齊。鼓聲不應。號令不一。此非佯北也。真敗却也。吳子所以曰。敵人之來。蕩蕩爲慮。旌旗煩亂。人馬數顧。一可擊十。必使無措。此真敗也。長勺之戰。齊師

既遠。公曰。追之。曹剛曰。未可。必望其旌靡。視其輟亂。而後追之者。知其爲真敗却也。若夫兵退而旗齊鼓應。號令如一。紛紛紜紜。似亂而非亂。此雖退却非真敗也。必伴北以爲奇也。此在兵法所謂伴北勿追。能顧宗之不能。此敵所以致我者也。不可追也。奇也。是以善戰者致人。而不致於人。

太宗曰。霍邑之戰。右軍少却。其大乎。老生被擒。其人乎。靖曰。非正兵變爲奇。奇兵變爲正。則安能勝哉。故善用兵者。奇正在人而已。變而神之。所以推乎天也。

太宗俛首。

天下之事。有可得而能者。有不可得而能者。可得而能者。用兵之術。不可得而能者。用術之妙。其用也人。其妙也天。霍邑之戰。非人所能爲者天也。當右師少却之際。太宗豈意其必擒老生哉。而卒之老生就擒者。吾意其非太宗能之也。太宗推其所以然者。而質之衛公。且以爲天乎人乎。太宗其知夫人之所不能爲。所以其功歸之天也。衛公遂以奇正之變。而盡太宗制勝之術。且有奇正在人。與夫變而神之。所以推乎天之說。此正所謂其所能者人也。其所能者天也。太宗既得其說。安不俛首。

太宗曰。奇正素分之歟。臨時制之歟。靖曰。按曹公新書曰。已二而敵一。則一術爲正。一術爲奇。已五而敵一。則三術爲正。二術爲奇。此言大略爾。唯孫武云。戰勢不過奇正。奇正之變。不可勝窮。奇正相生。如循環之無端。孰能窮之。斯得之矣。安有素分之邪。若士卒未習吾法。偏裨未熟吾令。則必爲之二術。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。故曰分合爲變。此教戰之術爾。教閱旣成。衆知吾法。然後如驅羣羊。由將所指。孰分奇正之別哉。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。此乃奇正之極致。是以素分者。教閱也。臨時制變者。不可勝窮也。太宗曰。深乎深乎。曹公必知之矣。

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。非奇正本法。

教戰之法。與制敵異。教正不教奇。此教戰之法也。善

用兵者。如珍走盤。員斜曲直。計於臨時。此制敵之法也。知此則知奇正之用。非素分也。臨時制之而已。曹公之釋孫子。謂已二而敵一。則以一術爲正。一術爲奇。已五而敵一。則以三術爲正。二術爲奇。所言大略亦教戰之法也。非所以制敵也。孫子之所謂奇正之變。不可勝窮。奇正相生。如循環之無端。孰能窮之。此正奇正之用也。制敵之術也。又安得而素分之歟。衛公既言之矣。懼未盡其意。故又申之以教戰之法。謂士卒未習吾法。徧諱不曉吾令。則必爲之二術以教之。使各認其旗鼓。分或合。欲其中節而已。故曰分合爲變。夫所謂分合爲變者。蓋知用兵之勢者。然後可以盡用兵之機。分合者勢也。變者機也。知其勢。而後可以盡其機。然此特教之之術矣。教之既成。彼知吾法之所用。故驅而用之。由吾所指。殆猶驅羣羊然。驅而往驅而來。莫知所之。何奇正之素分哉。若夫孫子所謂形人而我無形。此乃奇正之用。極其至妙。制敵之術也。知此則知教戰與制敵。不無異術矣。其素分者教戰也。其臨時制奇者制敵也。又孰能盡窮之哉。太宗既聞靖言。知其意之深妙。乃謂曹公必知所以制敵之術。但新書所作以授諸將。其於用奇正之本法。必不在此也。何者。兵法可以意授。而不可以言傳。以言傳者粗也。以意授者精也。

新書之作。亦其粗者爾。何足以盡曹公之意。

太宗曰。曹公言奇兵旁擊。卿謂若何。靖曰。臣按曹公注孫子曰。先出合戰爲正。後出爲奇。此與旁擊之說異焉。

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。將所自出爲奇。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。

兵有可得而言之者。有不可得而言之者。可得而言之者常也。不可得而者之言變也。奇兵之用。此兵之變。夫旣謂之變。則千變萬化莫知所窮。又安得而言哉。如曰旁擊曰後出。以是而可以盡奇兵之用。則兵爲易窮矣。何足爲奇。先後旁擊皆不可拘也。要之大衆所合爲正。將所自出爲奇。方其興師動衆尅日會戰此正兵也。其所以料敵制勝。出其不意。此奇兵也。必將之所自出也。故兵法曰。正兵授之於君。奇兵將所自出。此李牧之所以破匈奴。田單之所以勝騎劫。韓信之所以擒陳餘。馮翼之所以克行巡。皆其所自出之奇也。又豈有先後旁擊之拘哉。

太宗曰。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。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。斯所謂形人者歟。以奇爲正。以正爲奇。變化莫測。斯所謂

無形者歟。靖再拜曰。陛下神聖迥出古人。非臣所及。吾史所以

誤乎敵者。既無一定之論。則敵之役於我者。必不知其所誤之術。奇與正皆誤敵之術也。正而敵知其爲正。奇而敵知其爲奇。此不足爲善誤敵也。吾本正也。而彼以爲奇。吾本奇也。而彼以爲正。則吾之所以誤之者。本無一定之論。而彼亦不知吾所以制之之術矣。誤人之理。其精於此。此正如諸葛亮之開門却洗。本正也。而司馬懼其有伏。非敵視以爲奇乎。韓信出背水陣。本奇也。而陳餘笑之。非敵視以爲正乎。自其所以形入之術而求之。則正可使變而爲奇。奇可使變而爲正。雖有神智。莫之能測。正所謂無形者乎。始之誤之雖若有形。而其終至於無形。以其彼爲我所役也。故雖無形。而彼以爲有形。彼雖以爲有形。而吾實未始有也。而非妙於用兵者。安能至此。宜衛公以爲陛下神聖不可及。

太宗曰。分合爲變者。奇正安在。靖曰。善用兵者。無不正。無不奇。使敵莫測。故正亦勝。奇亦勝。三軍之士。止知其勝。莫知其所以勝。非變而能通。安能至是哉。分

合所出。唯孫武能之。吳起而下莫可及焉。太宗曰。吳術若何。靖曰。臣請略言之。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。起曰。使賤而勇者前擊。鋒始交而北。北而勿罰。觀敵進取。

一坐一起。奔北不追。則敵有謀矣。若悉衆追北。行止縱

橫。此敵人不才。擊之勿疑。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。非孫

武所謂以正合也。

兵無不是機。機之所在。人不可得而知也。一分一合。人知其爲分合。而不知分合之中有奇正也。分雖可以爲正。亦可

以爲奇。合雖可以爲正。亦可以爲奇。故奇正之用。無乎不在。則分合爲變。安知其爲奇正耶。以此用之而敵莫能測。故雖正可以勝。況奇乎。惟極其變。故三軍之士。止知其勝。而莫知其所以勝。是必其能變通者。乃至於是。其在孫子曰。因形而指勝於衆。衆莫能知。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。而不知吾之所以制勝之形。茲非變通之所及歟。故分合所出。唯孫子知之。雖吳起亦有所不能知也。蓋兵之所用。以勢而神。勢之所立。以人而善。分合者勢也。孰能明是勢哉。必得善兵者。而後能

之。孫子其善用兵者也。故知分合之所出。若夫吳子則不及也。孫吳一也。何吳不如孫。蘇先生有言。古之善用兵者。無出於孫子。而張熙亦曰。戰國以來。以仁義而濟權謀者。未有出於孫子十三篇。則孫爲優於吳矣。況分合爲變。孫子言之。而吳子則未之言也。孫子所言。至於不可勝窮。而吳子之言。有可得而窮者。彼其所得有淺深。故其言有遠近。觀吳起對武侯兩軍相向之說。不過致敵之術。人之所共知也。吳術大率如此。宜不及於孫子也。其與孫子正合奇勝之說。得無間然。

太宗曰。卿舅韓擒虎嘗言。卿可與論孫吳。亦奇正之謂乎。靖曰。擒虎安知奇正之極。但以奇爲奇。以正爲正爾。曾未知奇正相變。循環無窮者也。

有正中之奇正。有奇中之奇正。正中之奇正。人皆

言之。奇中之奇正。非神於用兵者。有所勝能盡也。韓擒虎隋之一猛將也。天下安有勇猛之夫。而可與盡變耶。故但知有正中之奇正。而不知有奇中之奇正。知正中之奇正者。則以奇爲奇。以正爲正。而不知奇正之相變。有不可勝窮者矣。知奇正之變者。莫如孫子也。又莫如杜牧之。孫子之論則曰。奇正之變。不可勝窮。如循環之無端。孰能窮之哉。牧之之論則曰。善用兵者。如珠走盤。員斜曲直。計於臨